



几里外的村庄

屠国平 /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几里外的村庄

屠国平 /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几里外的村庄/屠国平著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6.4

ISBN 978-7-5321-6040-2

I. ①几… II. ①屠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0253号

责任编辑 徐如麒

特约编辑 长 岛

装帧设计 长 岛

插 画 舟 颜

几里外的村庄

屠国平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上海绍兴路74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.ewen.co

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80×1230 1/32 印张4.125 插页2 字数68,000

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040-2/I·4819 定价:32.00元

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0-85343290



作者近照

在太湖边醒来

在太湖边醒来
水里的远山、钟声
隐约的浪，
像我们割过的草地
现在又墨绿墨绿
长了上来。



屠国平·2015年

作者手迹

序一：写故乡的诗人

杨 键

我第一次读屠国平的诗就被他的那些写故乡的忠厚之诗感动，我是一个有故乡情结的人，这一点，国平同我一样，所不同的是，国平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写故乡的，这在当代几乎是罕见的。在我这里，故乡已死，写故乡只为哀悼。我故乡的人差不多快要走完了，我的那些老表们都瞧不起自己的老家。不是我杞人忧天，是我们的老家，我们汉人的家，在这几十年里真真切切地在消失，在不断地消失。我担心，它甚至在我们的语言里也没有得到较好的保存。故乡不在了，但是否可以在语言里找见呢？所幸的是，在国平的诗里可以看出，他正全力在做着这一桩事。读国平的那些憨厚、平实的故乡诗，有时

候我会有一种惭愧之感，我们还在写所谓的现代诗，还在被所谓的现代性纠缠，他却回归了故土。我常觉得，我们汉语的出生地，或是我们汉语的智慧，是来自我们的故土，来源于自然，在今天，我们却远离了这个出生地。田园，故土，曾经培养了中国人特有的忠厚、善良，如今，这田园与故土不在，这种国人所特有的忠厚与善良也会消亡了吗？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城里人脸上的忠厚和善良好像都是靠天收的。没有故土，人何以有温情？有诗的清澈之眼？不过几十年，中国式的家被全盘否定，故乡同诗的命运一样危险，故乡不在了，诗会成为幽灵。事实也如此，今天的故乡，同今天的诗人都成为幽灵一样的存在。我们的那个与天地，与自然，与祖宗，与历史相连接的家被拆除了。范围太大，难以计数，没有什么力量，可以控制我们失去故乡，故乡被现代化遮蔽了，我喜欢的那个虽穷但是亲切的故乡，早已在革命和运动中变得没有水井，没有祠堂，没有土地庙，没有阎王殿，也就不再有历史，有神性，有清算，有真正的日常生活。

那个叫做故乡、叫做家的可以安顿我们身心的地方已经不在，而创造这个故乡这个家的文明，这个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也在所谓的现代化中崩解。故乡会崩解，文明会星散，谁都不曾料到。真的家人们已经不再认识，身与心皆难安顿了，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故乡，我们是丧家之人而不自知，还有比这更大的苦吗？如果现代化否定了我们这个家，要这个现代化干什么呢？过去的家热气腾腾，永远在生长；现在的家冷冰冰，刚建起来就死去。国平的诗是这样的，他是在失去记忆处寻找记忆，在无家之处寻找家园，他有一首诗说到我们这个被拆除的家，这个被拆除的中国人的桃花源：

福 分

能够安静下来，
是一个人的福分。
能够在开满
油菜花的村庄住下，
也是一种福分。

菜园里养几只
“咯，咯”叫的鸡，
烧柴火，
过粗茶淡饭的日子，
这是村庄
也是你我共有的
福分。

国平作诗的口吻是寂静的、谦逊的，他把自己压到最低，这是因为他心有家园，在他几乎是缄默的农人害羞的声音里，在在处处，都是一个少年的失去家园、失去故土的疼痛，他写下的都是他温情的诚实的经历。汉字所以有温情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眷恋家园的民族，家园培养了我们汉语数千年平实与古老的白描法。国平有一首叫《陌生的雨》的诗，用的就是这种古老的白描法，我认为它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失去故乡的哀愁：

陌生的雨

我的目光投向窗外，
陌生的雨……
它分开行人，草木
更远的寂静。

也会有一种哀愁，
像青瓦上
匍匐的炊烟。
真想弄出一点声音来，
哪怕是雨的背景里
一种开门的声音。

国平说的开门的声音一定是我们童年时听惯的木门的声音，这样的声音是可以培养人的善的。汉语应该从国平写的这一扇门出发。我们与其被所谓的现代性浸润不如被故土的这一扇门浸润，因为我越来越感到，现代诗弄不好是不是也如同农民进城，忘了故土，忘了家园。由此看来，国平的努力愈显珍贵，不忘故土，跟随

自然，我们也许还能获救。因为故土与自然是一离天人合一最近的地方，没有这些，汉文明是否会因此而落空？国平的诗是不忘故土的诗，是善良之诗与忠厚之诗，读他的诗如同看我舅舅那张被泥土养育的脸。

2015年12月27日

序二：在太湖边醒来

庞培

一个湖边醒来的诗人从田埂上静静走过。他不走向你，也不走向我，他朝“几里外的村庄”走去。不急不慢，礼貌安静。偶尔向更远处的太湖膘上一眼。他张望的目光，他看事物的眼睛，显得从容镇定。村子里有村民在叫嚷、在吐痰、吵架。有人打自己家的小孩，有人赌博，一位老人刚刚去世。几个外地民工客居附近。村上人家暗红的火灶，像盼着外地打工的儿女归来的老人的耐心。公鸡、毛毛虫、流浪狗、桑叶、春蚕、庄稼地里的牛羊……甚至，“有着新生的暖意”的“一枚椭圆形的鸭蛋”，这些都一一尽收诗人眼底。诗人的想象，“仿佛赶着一群雨水/缓缓地回家。”（《鸭子们站在雨中》）

出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一景像，似乎陌生，又似乎相熟识。那是在我们家谱族氏般悠久的古代，是陶渊明、王维们，擅写农事的杨万里、范成大们的中国古代。而此刻，名字叫做“屠国平”的这名诗人，决计像一名普通的村民，从我们目力所及的窗下，从21世纪中文诗歌的地平线上不事张扬地走过。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，在自己的诗歌里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；带有几份村野田间的听天由命，几份生老病死的哀怨、孤寂、羞惭……在诗人少年心灵一般出色的羞惭里，一个中国南太湖之畔的水乡村庄，静静浮现在人们眼前，像一个乍暖还寒、春寒料峭的早春；一个落着雨的、地上积水、柳叶飘飞的黄昏。这名诗人的内心，仿佛有着出奇不意的沉闷寻常，一种尽可能多的平淡无奇，尽可能多的潮湿和寒冽。他大睁着一双少年的眼睛，看他爷爷亡故、妈妈年老的那个村庄世界。他用那样的一双眼睛，盛放下来我们时代的乡土、村庄的命运。一种历险的中国命运。因为过去的一百年里，乡土急剧地凋蔽；放眼全球，也许，没有比中国乡村

更富传奇、更加毁灭性的命运了。诗人屠国平的这本薄薄诗集，为我们担当，为我们领悟和体恤此一奇特命运，为众人更近地抵达当代人生活现场，提供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卓绝文本。这是一种被人为的当代性遮蔽了的宿命。诗人代替众人，向那个实际上也许已不复存在了的“几里外的村庄”，自年代的黑暗中，向前走近了几步。

我们震惊于这本诗集的平凡和清新，这里从不出现历史和终极，没有哲学、没有时髦创新，没有宏大词语，只有无人理会的旧茶馆门前的雨滴、几只麻雀，和诗人少年时代的农事经验：遥远的湖面，一场大雨，星空和屋檐，亲人的喟叹和嗜好。所有当代诗歌里常用、常见的修辞，在此一例被省略缩减，形成统一的朴实的愁容。空气，似乎是生老病死、春去秋来的乡土悲悯。事实上，诗人挑战的，是中国人身上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，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黑夜：乡村。没有人能躲开或早或晚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一中国式乡村的命运，因为，这是一切国人命运的源头：我们曾经的诗书耕读，我们曾经的礼

乐课教，乡土中国；而在中国新诗即将迎来她的百年诞辰纪念的2016年，薄薄的《几里外的村庄》出版了，或许并非一种偶然。或许表明了甚至连诗的作者本人也不甚明了的某种深刻复杂的宿命。此宿命，在如下诗句中，是否能被少数有心的读者领会呢？

蚂蚁在柳叶上停下身来，
晚霞深深地看了一会。

小河里的水静静地流去，
在我和远山之间，
还有一道落日的
轮回。

——《蚂蚁在柳树叶上》

我很想说出今天，说出此刻。而实际上，我心里涌动着的，却全是昨天、过去、往昔——全部是！通过这本诗集，我们欠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一本完好、完整的诗集，一部更好的诗集，类似

《几里外的村庄》一样朴实、平凡的汉语诗歌集。中国的乡村，不仅在美好富足，也在灾难毁损的意义上养育了众人，养育了我们各时期的母语中文诗人。我们全都丢失了来自这块乡土，这方土地上的神奇馈赠的清新湿润。过去一百年的诗歌，只有极少数作品，少量的诗人，能够顾及，能够从他们词语的嘴里吐出来一点点平实乡土气息。我们没有自己的乡土诗人。没有乡村。似乎每个人眼睛里都再也看不见乡村的日常景像，再也不可能，也不再从村庄、村落边跑路、散步走过了。甚至连一二次像样的经过都没有。一百年的中文，全拼命追赶现代性、国际化、思想性、政治正确、全球景观！而单单忽略了我们身边的巷陌里弄，我们周围的普通百姓，我们日常的吃喝醒睡，我们脚下的土地庄稼！不经意间，《几里外的村庄》这本诗，或许，替大家成就了一份小小的创造？这是诗人屠国平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。它决不是尽善尽美了，决不是毫无瑕疵，甚至可以说，还有明显的稚嫩，练习的痕迹，但就一名诗人的美学初心，就

他看似稚嫩，实则老练的意象和断句而言，他仍旧替当代诗歌维护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清新视域。某种程度上，诗人保持了一份独特的，对待现实世界的清醒。不夸张，不矫饰。就一名诗人的处女诗集，几乎可以说十分完美了，一种具有纪念性质的完美，堪称杰出或罕见！兼带长长的、岁月已逝的遗憾味道。

我们没有过称心的乡土诗，通过《几里外的村庄》，也许我们可以说，汉语自此有了一本有点像样的乡土诗集了。

“……我爷爷去世那天，我开始写诗。”诗人在一次抽烟的间歇，回忆道。那大概是1997年，那一年的深冬。“那天我很平静，我不难过。”谈话中，他的口吻一如他作品中的叙事，波澜不兴，非常清晰。

快四十岁的他，为此准备了近二十年。在自古出产“辑里丝”的美丽南太湖之畔的古镇南浔，他小小的个头，看人的目光显得敦厚结实，对脚下这片土地颇感自信，了然于心，似乎铁定了心要做湖州乡里的一名小诗人。